補紅樓夢/第二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一回　賈雨村醒悟覺迷渡　甄士隱詳說芙蓉城

補紅樓夢
第二回　林黛玉夜照風月鏡　金鴛鴦魂歸離恨天
娜嬛山樵
1813年

第三回　甄香菱雲路拜嚴親　史太君他鄉救僕婦

話說林黛玉獨坐房內，等人靜時取出「風月寶鑒」來，將背面對著燈下一照，但見裡面隱隱有樓台殿閣之形，宛如大觀園的景況，再仔細看去，卻像自己住的瀟湘館的樣兒一般。只見寶玉正在那裡捶胸跺腳的嚎啕大哭，耳內彷彿聽見他哭道：「林妹妹，林妹妹，好好兒的是我害了你了。你別怨我，這是我父母做主，並不是我負心。」黛玉明明聽見，不覺一陣心酸，眼中滾下淚來，忙用手帕揩拭。復又看時，卻又不見大觀園了，又像現在的太虛幻境光景。忽見寶玉從迎面遠遠而來，漸走漸近，漸近漸真，一直到了自己的面前來，嚷道：「妹妹原來在這裡，教我好想啊！」黛玉猛嚇了一跳，連忙把鏡子放下，回頭往四下裡一看，見門兒關得好好兒的，微聞外邊簾櫳一響而已。黛玉呆了半晌，又拿起鏡子看時，只見寶玉還在面前，卻又是僧家打扮，向他笑道：「妹妹，我可真當了和尚了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見一個癩頭和尚一個跛足道人，上前攙了寶玉就走，漸走漸遠，漸漸兒的就不見了。看得黛玉似醉如癡，正欲放下鏡子時，耳內隱隱卻又就像聽見有哭泣之聲的樣兒。因又細細定神看時，卻又似榮國府的光景了，只見三個人哭作一團兒，一個好像王夫人，一個好像寶釵，那一個好像襲人的樣兒。黛玉看著也自傷心。忽然看見裡面四面黑雲布起，將鏡子罩得漆黑，一無所有了。黛玉便把寶鏡套上套兒，輕輕收起。過來癡癡呆呆的坐在燈下，思前想後，就聽見的那些光景看來，心中雖也略略有些明白，只好點頭嗟歎，然而到底一時還參解的不能全透。又恐怕驚醒了眾人，

只得悄悄兒的上牀睡了。

到了次日一早，警幻仙姑便來回拜。接著元妃又差了些仙女來問候，又送了許多禮物。晌午間，便帶了晴雯等到秦可卿、尤二姐、尤三姐處，各坐了一會子。秦可卿又留著吃了晚飯，方才回來。

一日午後，黛玉在院中閒步，看看白石花欄內的絳珠仙草。

只見那草通身青翠，葉頭上略有紅色，一縷幽香沁人心髓。黛玉已曉得是自己的前身。正是：

瘦影自臨春水照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。

黛玉默默傷感了好一會，又看著仙女們澆灌了一回，方才進去。

又過了數十日，果然迎春也早到了這裡來了。大家會見，元妃便教迎春在赤霞宮裡住了。

又過了些時，一日黛玉午後正在家閒坐，只見晴雯走來說道：「今兒天氣很好，姑娘怎不到外頭逛逛去呢？」黛玉點頭道：「左右是閒著沒事兒，咱們不如瞧瞧小蓉大奶奶，到那兒玩玩去罷。金釧兒在家看屋子，你跟著我去逛逛。」晴雯答應，同了兩個仙女跟著黛玉出門，到秦可卿那裡去。

正走之間，只見迎面一個女子，遠遠而來。晴雯眼尖，便指著說道：「那來的，不是鴛鴦姐姐麼？」及至到了跟前，果是鴛鴦。黛玉忙道：「鴛鴦姐姐，你怎麼也到這裡來了？」鴛鴦道：「原來林姑娘也在這裡，晴雯怎麼都在一塊兒的呢？林姑娘，你們可曾見老太太來沒有？」黛玉聽見「老太太」三字，心中驚詫，忙道：「你怎麼問起老太太來了，敢是老太太也歸了天了麼？」鴛鴦道：「可不是，老太太歸了天了。我想我服侍了老太太一輩子，將來也沒個結果，又恐怕後來落人的圈套，趁著老太太還沒有出殯，我就把心一橫，恍恍惚惚的像個人把我抽著上了弔了，好像是東府裡小蓉大奶奶似的。後來我心裡一糊塗，不知怎麼就到了這裡了。」黛玉一聞賈母仙逝，不覺慟哭起來。晴雯忙道：「姑娘可不又糊塗了麼，老太太歸了天，大家正好團圓。姑娘哭的可是那一條兒呢？」黛玉拭淚道：「我也忘了情了，這都是我平日哭慣了的緣故。」

正說話時，秦可卿早已跑了來了，說道：「鴛鴦姐姐好快腿啊！我倒奔忙了一夜，你倒走到我頭裡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看你累的這個樣兒，你既有這個差使，為什麼不告訴我們一聲兒呢？」秦氏道：「警幻催著叫快去，連我換衣裳的空兒都沒有，那裡還有工夫告訴你們去呢！」黛玉道：「大奶奶同鴛鴦姐姐都乏了，且到我這裡來先歇歇兒罷。」於是，大家一齊進絳珠宮裡坐下，仙女們捧上茶來。茶罷，鴛鴦道：「老太太既沒在這裡，卻往那裡去了呢？」秦可卿道：「我想老太太是年尊的人，未必同我們一樣，只怕壽終了要歸地府罷。」鴛鴦便著急道：「這麼著，我可不又撲空了麼？小大奶奶，你今兒把我弄到這兒來，不教我見見老太太去，我可不依！」黛玉道：

「鴛鴦姐姐，你也不用著急，等見了警幻仙姑，問准了老太太的下落，咱們再作道理。」

秦可卿道：「我才剛兒也沒了空兒，沒瞧瞧璉二嬸娘去，不知他如今可好不好？」鴛鴦道：「璉二奶奶這會子病的不成樣兒了，誰知抄家的事裡頭也干連著他呢！把他屋裡抄了個乾乾淨淨，搭著老太太的事情上又沒錢又受褒貶，已經發了幾個昏了，還不知道這早晚是個什麼光景呢！」秦氏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只怕他也是我們這一伙兒的數罷。好，罷了，他來了咱們這裡更熱鬧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熱鬧什麼，不過是兩片子貧嘴，怪討人嫌的罷了。」秦氏又笑道：「姑娘，你說的這個話，我倒怪想他呢！那一天子我還到了大觀園去警戒了他一番，只是他這個心總還不得醒悟麼。」大家正說著，已經擺飯。

飯畢，秦氏便同鴛鴦先到警幻仙姑處謁見，講了一會天機。

警幻仙姑告訴他，「癡情」一司原是秦可卿掌管，因他是第一情人，引這些癡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，所以該當懸樑自盡的，為他看破凡情，超出情海，歸入情天，所以「癡情」一司無人掌管，「今特將你補入，可即赴『癡情司』任事，不可違誤」。

鴛鴦領了警幻仙姑之命，然後到赤霞宮去。守門的小太監問明了來歷，奏了上去。不多一時，元妃召見，鴛鴦先行了大禮，一旁侍立。元妃詢問家中別後的事情，鴛鴦便一一的跪奏明白。元妃道：「這些事體，前兒二姑娘已經告訴過我了。雖然是家運如此，到底也是鳳丫頭恃才妄作，老太太、太太為其蒙蔽所致。前兒警幻在我這裡，提起寶玉與林妹妹的一段因果，我心裡很不舒服。今兒聽你這麼說起來，鳳丫頭實在是要不得了。

你也沒問問警幻仙姑，如今老太太現在什麼地方呢？」鴛鴦道：「奴才問過警幻仙姑了，他說咱們這個太虛幻境在上界之下，下界之上，原是個虛無飄渺的所在，不是這裡有名兒的人是不能到的。老太太是壽終的人，必定要先歸地府，見過閻君，稽查過了善惡，然後送往上界去與去世的祖先相會的，怎麼得到咱們這裡來呢！」元妃道：「老太太貴為一品夫人，生平謹慎，樂善好施，並沒什麼過惡，就到了閻君那裡，也沒什麼可怕的地方兒。惟有那些刀山劍樹，牛鬼蛇神，恐怕老人家從沒見過，免不得要受些驚恐，況且又沒人服侍，可怎麼好呢？」鴛鴦道：「奴才原為老太太來的，奴才的意思要求警幻仙姑指引一條明路，親身去地府裡訪一訪老太太的下落，見見老太太去，就放了心了。要不然，奴才住在這裡，心裡怎麼得安呢？」元妃沉吟了半晌，點點頭兒道：「你這個丫頭真是個少有的，很好，怪不得老太太疼你，竟比鳳丫頭強多著呢。前兒警幻說鳳丫頭不久就要來的，等他明兒來了，我自有個道理。你也要歇息幾天，你且到二姑娘屋裡坐著說說話兒去罷。」說罷，元妃起身進內去了。

這裡仙女們引鴛鴦到迎春屋內，見了迎春，說了半天別後家中情事。迎春便要留著鴛鴦作伴，鴛鴦道：「警幻仙姑叫我到什麼『癡情司』去，那裡是小蓉大奶奶，這會子他把事情卸了給我了。我又不知道什麼，橫豎我也不管他，同他一塊兒住去就是了。」迎春道：「這麼著，我送你到他那裡去，任什麼事叫他教給你就是了。」於是，同了鴛鴦到「癡情司」來。原來這些「癡情」、「薄命」各司，都是一溜配殿，各處都有匾額。走到「癡情司」的門首看時，只見匾額上寫道：「引覺情癡」，兩邊對聯上寫道是：

喜笑悲哀都是假，

貪求思慕總因癡。

進了配殿，轉到後面，小小院落三間正房，只見秦可卿迎了出來。迎春又坐了一會子，方回赤霞宮去。鴛鴦就同秦可卿、瑞珠兒在「癡情司」裡住了。

那林黛玉每日無事，或過來在「癡情司」裡閒坐，或會尤家姊妹閒談，或與迎春下棋作詩，竟比從前在大觀園瀟湘館的日子，反更覺得逍遙自在了，暫且按下不題。

且說王熙鳳物故之後，一靈真性正自悠悠蕩蕩，忽覺有兩個人在兩邊攙架起他來，行走如飛。頓飯之時，忽然覺得眼界光明，進了一道淡紅圍牆，只見前面顯出無數樓台殿閣來。正然心中歡喜，忽然聽見攙他的那兩個人口裡罵他道：「小蹄子，我只當你日

頭長晌午呢，怎麼也有今兒麼！」鳳姐猛然嚇了一跳，仔細看時，原來攙他的那兩個人不是別人，卻就是尤二姐、尤三姐姊妹兩個。鳳姐道：「噯喲，我當是誰呢。原來才是你們這兩個東西，怎麼開口就罵起我來了麼？」尤二姐道：「罵了你便怎麼樣，這裡又是你們榮國府了？你又是當家的奶奶沒人敢惹咧！我今兒可要報報仇了呢！」尤三姐道：「姐姐，你的嘴那裡說得過他呢，等我來收拾他。」說著，「唿」的一聲拔出鴛鴦劍來，鳳姐見了嚇得魂不附體，便連忙往前就跑。尤三姐仗著劍隨後趕來，口裡嚷道：「鳳丫頭，你可走到那裡去？」

正趕之間，只見迎面來了兩個美人，鳳姐一見，便高聲嚷道：「快些救命啊！尤家三丫頭要殺人呢！」原來這來的卻是鴛鴦與秦可卿二人，因要往絳珠宮去瞧黛玉的。二人猛然一看，見那前頭跑的卻是鳳姐。秦可卿便忙上前一把把鳳姐抱住，那鴛鴦便忙上前攔住尤三姐道：「三姑娘，快些不要動手，恐怕娘娘知道了，那會子取罪不便呢！」尤三姐收了寶劍，笑道：

「我嚇唬鳳丫頭罷了，那裡就殺了他呢！」

秦可卿拉著鳳姐的手，說道：「二嬸娘，你老人家怎麼也到了這裡來了麼？」鳳姐道：「我倒不願意來呢，可由得我麼？這是什麼地方兒，這麼體面，你們怎麼都在這裡的呢？」秦可卿道：「這裡叫做太虛幻境，又叫做芙蓉城，有一位警幻仙姑總理這裡的事。那中間向北的正殿，便是仙姑的住處，東邊一帶紅牆是元妃娘娘的赤霞宮，西邊一帶粉牆是林姑娘的絳珠宮，中間朝南的是芙蓉城的正殿，那朝南東西兩邊的配殿都是『怨粉』、『愁香』、『朝雲』、『暮雨』、『薄命』、『癡情』等司，就是我們這些人的住處了。」

鴛鴦道：「二奶奶跑的頭髮也鬆了，褲腿兒也散了，咱們就近先到赤霞宮二姑娘屋裡去歇歇兒，梳洗梳洗，順便兒好先謁見元妃娘娘的，等見過了娘娘，再到別處去。」鳳姐道：「這都是尤家三丫頭鬧的，你仔細提防著就是了。你二姐姐呢，怎麼眼錯不見的就沒影兒了麼？」尤三姐只不答言，抿著嘴兒在旁邊笑呢。

四人便同到了赤霞宮，走進迎春屋裡。鳳姐道：「怎么二姑娘沒在家麼？」早有仙女們送上茶來，回道：「姑娘到林姑娘屋子裡去了，還沒回來呢！」鴛鴦道：「既然二姑娘沒在屋裡，二奶奶也乏了，且在這兒坐一坐，吃了茶，歇一會兒罷。

「遂叫仙女們舀水，取了妝奩過來。這裡鳳姐洗了臉，重新梳妝打扮，整理衣裳。鴛鴦便先進宮，啟奏元妃去了。約有頓飯之時，才出來道：「娘娘身上不大爽快，不肯出來見人，聽見二奶奶來了，倒像有些嗔怪的似的，親筆寫了一道懿旨封了教我發給二奶奶自己開讀呢！」鳳姐大驚道：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我又不認得字，這可不是難我麼？」鴛鴦道：「這麼著罷，咱們這會子都到絳珠宮去，見了林姑娘和二姑娘教他們念給二奶奶聽就是了，好不好？」鳳姐道：「也罷了，就是這麼著很好，橫豎也要到他那裡去呢！」

於是，眾人一同出了赤霞宮向西而行，慢慢兒的走到絳珠宮門首，只見金釧兒與晴雯笑嘻嘻的迎了出來，道：「二奶奶好，才剛兒尤家二姨奶奶說二奶奶來了，我們在這兒等了好半天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原來你們這兩個小蹄子也在這裡呢麼，好熱鬧啊！」於是，大家進了宮門，只見迎春、尤二姐、林黛玉一齊迎了出來，彼此問了好。大家剛要歸坐，只見鴛鴦走過來，站在上頭道：「娘娘有旨，給璉二奶奶的，請二位姑娘代為宣讀。」迎春道：「他才剛兒到了這兒，娘娘就有什麼旨意給他呢？」鴛鴦道：「璉二奶奶才剛兒到了赤霞宮，娘娘就降了這一道旨意，因為二奶奶認不得字，所以帶過來請姑娘們宣讀給他聽的。」迎春道：「這麼著，就請過旨來，我念給他聽罷了。」林黛玉道：「這可使不得，娘娘有旨，應該擺下香案，叫鳳姐姐磕了頭跪聽宣讀才是呢！」晴雯聽了，忙移過香案，供上旨意。鳳姐磕了頭，端端正正的跪在那裡。迎春這才打開懿旨，高聲念道：

蓋聞壺儀閨范，端有賴於賢媛；四德三從，望允孚乎內助。茲爾王氏熙鳳，質雖蘭蕙，識雜薰蕕，利口覆邦，巧言亂德。賢貞自守，倖免帷薄不修；利欲熏心，竟蹈簠簋不飾。乃復妄言金玉，空使怨女紅粉埋香；巧弄機關，以致癡郎緇衣托缽。揆厥由來，罪莫大焉。念爾賦性聰明，言詞婉妙；斑衣戲彩，曾效老萊子之娛親；菽水承歡，能法子輿氏之養志；功堪補過，罰可從輕。恭惟

祖母太夫人鸞軿未返，鶴馭難逢；魂飄閶苑之風，魄冷瑤台之月。九重泉路，不無牛鬼蛇神；十殿森羅，半是刀山劍樹。皤皤白髮，難免恐怖之憂；渺渺黃泉，誰是提攜之伴？茲敕熙鳳擬正，遂爾孺慕之初心，鴛鴦擬陪，成彼殉主之素志，夙興夜寐，早抵酆都，事竣功成，速歸幻境。

於戲！予一人棄其瑕而錄其瑜，用觀後效。爾熙鳳勉其新而革其舊，以贖前愆。曰往欽哉，勿負乃命。

大家聽畢，盡都吃了一驚。鴛鴦道：「我是久有這個心的，才剛兒看見娘娘親筆寫旨，我就猜著幾分，敢是為這個事，這會子可遂了我的心了。」只見鳳姐還跪在地下發怔，黛玉笑著拉他起來，道：「念完了，你起來罷。你的差使到了，娘娘派你到地府裡找老太太去呢！恭喜，恭喜！」鳳姐道：「我不信這個話，方才念的我一句兒也不懂，你們講給我聽聽呢。」

迎春遂又念一句講一句，逐句講完，大家都抿著嘴兒笑。

鳳姐拍手道：「那抄家的事，原是大老爺和珍大哥哥他們鬧出來的亂子，我不過是放了點子零碎帳在外頭，月間貪圖幾個利錢，這就算『簠簋不飾』了麼？怎麼把這些不是，都安在我頭上來了？那一年東府裡的大老爺生日，我在園子裡撞著瑞老大那個混帳東西，教人聽著我臉上很沒意思，大概把這個事又給我安上『帷薄不修』了呢！」迎春笑道：「二嫂子，你沒聽明白了呢，娘娘原寫的是『倖免』兩個字，並沒說你實有這個事呢！」鳳姐道：「這也犯不著說到倖免的上頭啊！前兒我沒來的時候，寶兄弟好好兒的在家裡和寶妹妹小兩口兒一盆火兒似的。那一天子到舅太爺家去，巴巴兒的打發焙茗飛馬跑回來告訴說：『二奶奶若是去呢，快些來罷；若不去呢，別在風地裡站著。』這都是鴛鴦姐姐親眼見的事，這會子旨意上說是什麼緇衣托缽，這不是冬瓜拉到茄子地裡去了麼？這不是林妹妹現在這裡呢，他和寶兄弟兩個人肚裡的事情，我怎麼能夠知道呢？因為老太太說寶丫頭穩重，林丫頭多病，我不過是順著老人家的意思，就說了一句現成的金玉姻緣的話，大主意也還要老太太、老爺、太太作主呢，那裡就由著我麼？」

秦可卿道：「二嬸娘也不必焦躁，原也怨不得元妃娘娘嗔怪，總是二嬸娘平日精明強幹的過餘了，俗語說的『功之首，罪之魁』了。這也不必提他了，且和鴛鴦姐姐商量著明兒怎麼起身是正經道理。」說著，金釧兒上來回說飯得了，問在那裡擺？黛玉道：「就在這裡擺罷。」

要知飯後有何話說，請看下回便見。